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宋 衛湜 撰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氏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

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脱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

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畢而已夏貴禮敬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

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
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
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則謂之飫
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
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
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
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
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

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
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左傳觀之則知王親
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
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
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戎狄貪而
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夷狄君來則當
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
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

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孫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鄭云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

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

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

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賔客旦夕共食案

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賔客燕食之禮

是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

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燕安也其

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湛露詩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鄭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隂氣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周法也或鄭因春言夏因秋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若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則通季春三養老也此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耉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又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

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

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者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

嚴陵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慈惠者上之所以接下也

接下者天之道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饗以訓恭儉恭儉者下之所以事上也事上者人之道故夏后氏以饗禮殷尚質故以食禮食禮則簡而質周尚文故修而兼用之兼用三代禮也豈嘗增損於其間哉亦治其壞而已故以修言之

清江劉氏曰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

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

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晳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以慢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

為而晏然是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延平周氏曰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為主饗以禮為主虞氏以

燕則其恩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饗饗則其禮已致隆矣然燕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以養隂也周則文極矣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曰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孔氏曰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鄭知國是學者以國與學文相對也上文云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鄭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

制不疑故云明矣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亦當如此

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外饔掌割亨以至羅氏共羽物酒正共酒稾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均於老者不為過矣内則曰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嚴陵方氏曰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已養於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

已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卲故也然養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故也達於諸侯則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至於地也凡拜必再故以首至於地而備其數蓋所以佚老者而不責之以筋力之禮也瞽以無目而不便於禮故亦如之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之矣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

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賙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山陰陸氏曰養於鄉五十與養於國六十與養於學七十後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於鄉之謂也春饗孤子秋養耆老六十養於國之謂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鄭氏曰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

孔氏曰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膳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奇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美善之膳水醬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蓋肉為天

產所以養陰食為地產所以養陽養陰者常不使勝於養陽者唯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故曰五十異粻蓋言異於強壯者也六十則不特異粻而又至於有宿肉七十則不特有宿肉而又至於有貳膳貳與大祭再貳之貳同意八十則不特有貳膳而又至於有常珍九十則養之愈備故曰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先王之法嘗寓於甚微使天下後世必於五十然後異粻則養陰者之害已自節矣而至於九

十養之愈備則為子者所以致其孝也

嚴陵方氏曰粻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為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庋於閣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

亦可而已

山陰陸氏曰八十常珍若豹胎象節猩脣燕髀是亦珍也不得謂之常珍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鄭氏曰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

孔氏曰年既衰老預為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椑不

待六十也其櫛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
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
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
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
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
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為送死之具也或以歲或以
時或以月或以日者盖年愈高而備之愈宜數故也

八十而下皆曰制獨九十曰脩者盖創其始之謂制治其壊之謂脩

延平周氏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於八十者則當以月制九十則日脩治之而已歲然後時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眀人子有所不忍也

馬氏曰自五十異粻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歲

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人之至於五十其氣始衰食不可以不異故異粻自五十而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必從於遊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人之至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具

新安朱氏曰歲制者歲以展而修之下時月日放此

山陰陸氏曰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煖温也

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盛極矣盛之極亦趨於衰故五十爲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也

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

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時下無凍餒之民者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六十則可以食肉矣

山陰陸氏曰非肉不飽始於五十非帛不煖始於六十皆極於七十

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

為次故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

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

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

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鄭氏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也

長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於家邦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就其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

嚴陵方氏曰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者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者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者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而不以杖矣此隆殺之别也伊耆氏共王之齒杖者以此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之而杖有所不足道也前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焉故其禮為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為備而又以珍從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亦見

祭義解

延平周氏曰貴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也而不免於朝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

而問之者豈特老老而已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

面可也就其室而問之何歉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鄭氏曰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故不俟朝月告存

每月致膳也秩常也有常膳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

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

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

朝告謂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新安朱氏曰註揖君當作君揖

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孫而至於九十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於貪污者也

山陰陸氏曰告存告而後存之即日有秩不必告也故孟子曰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廬陵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云存也秩常也君日使人膳則八十月告存之時亦致膳矣

嚴陵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矣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鄭氏曰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孔氏曰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則唯據庶人之事力政謂築城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服戎謂從軍為士卒案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

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云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如鄭此說力政田役為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如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

征之若四郊之内以其多役故二十受役六十乃免若於野則力役又少故十五征之六十五乃免若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如孟氏韓氏說是也鄭註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為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

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文武不為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晝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為之禮以息之此經是已周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雖五十猶從力政矣祭義五十不為甸徒則未六十不與服戎矣豈非時異則禮異歟

延平周氏曰周官鄉大夫及祭義所載與此經異同

者蓋舍征之法始於五十而征之之法極於六十有五其間有征有不征者惟上之人度其筋力之何如耳果筋力可任則不為五十而舍之果筋力可舍則不待六十有五謂不及乎此與過乎此則非法也

嚴陵方氏曰從力政從力役之政也與服戎與兵戎之事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焉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蓋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

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别故也或曰從或曰與或曰及何也從謂行其事焉與則預之而已六十之與服戎七十之與賔客非特不從其事也亦且不與之矣及則傍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然則從與者我從與於事故言於事之上及則事有及於我故言於事之下此其辨也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賔客齊喪此免於

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山陰陸氏曰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為徒猶以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鄭氏曰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

孔氏曰鄭知非命為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故知此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

故五十始為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故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長樂陳氏曰顏子年未二十而孔子以為王佐之才則非必五十可以爵也孔子六十有九猶以未聞大道為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大公老而後歸周則非必七十而致政也記之所言特以中人為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

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盖外則致其政於君内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為喪則於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金華應氏曰自五十養於國至七十致政非公私暇豫而財力豐饒禮制脩舉而品節分明道德尊隆而教化浹洽豈易及此

山陰陸氏曰六十而猶學晚矣盖當是時雖離文字可也唯衰麻為喪言雖重服唯服衰麻而已據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荀子曰七十唯衰存據此雖謂之麻衰無牡麻絰矣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

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

孔氏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註引此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鄭註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

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内堂則由楹外彼鄭註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

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

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

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

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頌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上庠居於西郊西北者天所位也有虞氏體天道而帝故以上庠為尊焉東序居於寅地而寅卯者人所見也夏后氏立人道而王故以東序為

尊焉殷尚質故以右學為尊右為隂之正而天地之質成於隂之正故也周尚文故以東膠為首蓋東為陽之中而天地之文作於陽之中故也虞以上庠居右然不謂之右而謂之上者蓋天位在上不可謂之右故也殷以右學為上然不謂之上而謂之右者蓋隂之道貴右不可謂之上故也東序居下庠之位然不謂之下者蓋夏后氏以東序為尊而下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東膠居左學之位然不謂之左者蓋周

人以東膠為尊而左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國老猶國子謂之國以對家言之則為貴故也庶老猶庶子謂之庶以對適言之則為衆故也以庶老為衆則知國老之為寡以國老為貴則知庶老之為賤矣然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盖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此以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學周曰膠又何也庠者養也養以

生物為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庠者射也射以正己為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學者覺也覺民者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制其文故周曰膠雖然虞曰米廩則不特謂之庠矣夏曰校則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則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則不特謂之膠矣經言耆老皆朝于庠則庠又非獨虞有之黨正屬於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

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米廩謂之瞽宗謂之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馬氏曰以方言之則東爲上以内言之則國爲内故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皆在於國之内也以四方言之則西者成徳之地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皆在西也凡此

皆其所向之不同也

延平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上庠右學皆西也東序東膠皆左也虞與殷尚右貴有為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今於夏則謂之東序於周則謂之東膠何也蓋以其教人於此則皆得謂之校以其

射於此則皆得謂之序以其養士於此則皆得謂之庠以其糾不帥者於此則皆得謂之膠孟子之言特其應時改造之名耳

山陰陸氏曰東膠虞庠郊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此學也自諸侯言之膠其所謂校者邪左傳曰鄭人遊於鄉校又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據此校雖在鄉距國不遠矣　又新說曰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以舜上庠夏東

序殷右學周東膠為四代之大學舜下庠夏西序殷左學周虞庠為四代之小學非是也蓋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

新安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

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孔氏曰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鄭註云畫羽飾之上註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註云夏殷未聞者臯陶謨謂之虞夏書故因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鄭註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之服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燕羣臣

之服也深衣謂白布衣其冠未聞皇氏云服皇冠崔氏以為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夏尚黒燕衣黒衣也縞衣白布深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周則兼用之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也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皆著章甫之

冠夏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云服是服者證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也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康子僭效之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廣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

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註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横渠張氏曰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止嘗納于大麓元不曽有封大麓者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與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

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興禹崇伯之子也殷周以衆興言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

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

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為先皇與收冔與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者言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矣

延平周氏曰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后言后而言氏

至殷周而皆言人者氏者言其旁出而有所别后者
言其繼世以為君蓋堯以天道治人而舜以人道奉
天則舜於天道乃旁出而别之者也夏則繼於舜而
為旁出者也至於殷周人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
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玄
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
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

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畢者也記曰朝玄端夕深衣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事極其嚴故冕而玄衣纁裳則上下各異其制養老之情貴其親故皮弁而緇衣則上下相連而不殊取其便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鄭氏曰已而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癈癈於人事自諸侯來從諸侯來也

孔氏曰將從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從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從須當復除但諸侯地寛役少為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從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

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

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也

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

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

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

養老以年為主故也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

徙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

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寬

疾以至小司徒卿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癈疾者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老者癈疾者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甿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自家而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則自國而將從於大夫者可知自諸侯從其家期不從政則自大夫來從國者可知先王之於從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援所以制之以義寛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以仁　又禮書曰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悦

其德此所以壯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頒

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邉

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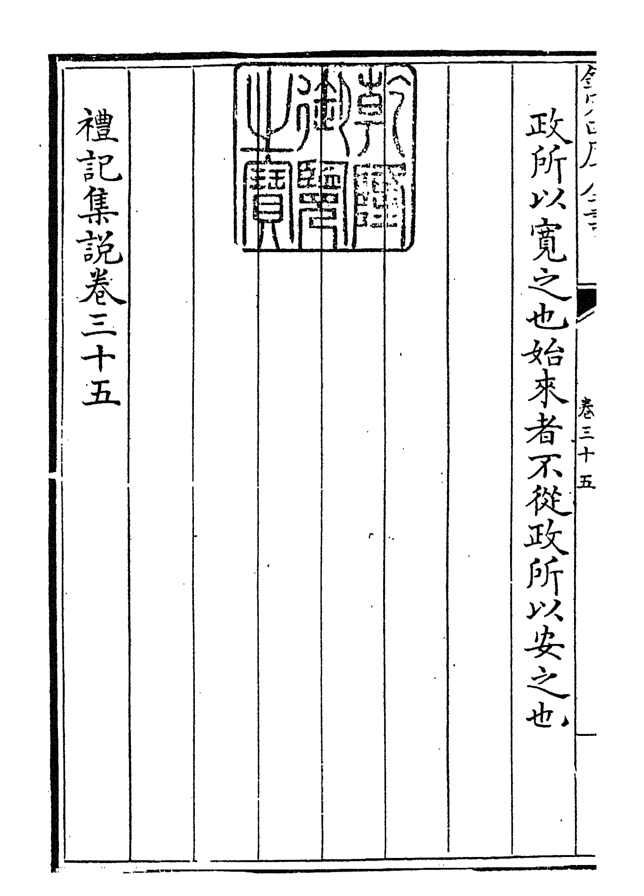
者也

嚴陵方氏曰引如負罪引慝之引蓋引其年高下以

為養禮之隆殺故也

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癈疾者有所

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慼將徙者不從



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寛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宋 衛湜 撰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鄭氏曰餼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

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有室無父不為孤壯而無子不為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為限也

黄氏曰斯蓋叙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興民心不貪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國儲民食咸畜十年則是國家以振窮民為必行之政矣况閭比有序則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

州長自卒二千五百家而賙救之則所謂無告者皆獲其養也

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歟皆有常餼固所宜矣

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此以孤獨矜寡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餼多寡有二等故此先言孤獨以重者

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盖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為輕

山陰陸氏曰為其無告也故書以無告為言所謂天之窮民於天為窮於人宜達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氏曰斷謂支節絶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

謂耳不能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絶
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
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
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文公問八疾胥
臣對曰戚施權鎛註云使擊鍾籧篨蒙璆註云璆是
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註云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瞍
循聲註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註云使主然火其童
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裔土是各以器食之

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籧篨戚施説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裔土此瘖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則跛躃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盧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治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

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塗遠別也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阽危故從中央孔子為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別塗蓋

以此也設弧帨男左門女右門拜男尚左女尚右髯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詩葛屨曰宛然左辟

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宫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為故其所由如此道路見月令季春解既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焉

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延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徒猶空也

孔氏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

人則分為輕重重則與少者輕則與老者
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
於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
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
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
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斑白不
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者老不徒行庶
人者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

而養老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孝弟發於朝廷行乎道路疾行先長則以不弟名之其孰一舉足而敢忘禮哉文王之化至於行者讓路盖本諸此君子耆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庶人耆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者必不徒食不徒食者不必不徒行

嚴陵方氏曰父之齒謂與父為長幼之齒者兄之齒

謂與兄爲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鴈行則差其次也朋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為先後之序也輕任并重任分二者皆以優老者而已然孟子言斑白不負戴者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内則曰士不貳羮胾蓋君子未嘗徒食故也前言斑白者不提挈蓋庶人未嘗不徒行故也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也士謂之君子則以德稱之也此以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也明

矣

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也所謂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視此焉無車而行為徒行無肉而食為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鄭氏曰造為也

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謂無地大夫也正義

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也君子之行禮也無事則先諸神有患則先諸已無事則先諸神故田則先乾豆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有患則先諸已故凶年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至於大夫則不假者以

其家邑足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假言當自具也不造燕器與養器為後同義以食言則曰養以居言則曰燕其實一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方一里爲田九百畝案論語註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鄭註億今十萬者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

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非鄭義也更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

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億鄭因此錯本但云萬億即今之萬萬按皇氏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

嚴陵方氏曰古者步百為畝畝三為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為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為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曰方里為井故為田九百畝井十為成故為田九萬畝成十為通故為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億井矣故為田九萬億畝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註王制之文也盧植以王制為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歟此即註天子之田千里之文也億千萬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山荆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

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州域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畆九州之大計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畆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畆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畆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

誤更以萬億言之

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遥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也

長樂陳氏曰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謂之千里而遥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南不盡衡山

北不盡恒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訖禹貢言聲教之所訖故也

嚴陵方氏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盖衍文耳

李氏曰此經乃註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盖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

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盛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盖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

詳者也觀於曰内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鄭氏曰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嚴陵方氏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木所積曰林所附曰麓川澤見名山大川解溝瀆見月令季春解城郭見禮運解宫室見曲禮宫室解夫方百里者百故為田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

一分以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畝為可耕之田矣四海之内不必皆如此特其大略然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盖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

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孔氏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

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鄭註周猶以十寸為尺案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

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為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為二千五百步相併為五千步是總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

壯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者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為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

為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長樂陳氏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

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羡以起度考工記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羡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

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則一止一止之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為步後世以六尺四寸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是古尺當今適八寸爾司馬法以六尺為步者即六尺四寸之率也案禮圖有黍尺有指尺蓋累一黍為一分按一指為一寸黍尺則其長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

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之與指安能無差此古今之尺所以異歟所謂東田則詩所謂南東其畆是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鄉南言東則以廬在其西而鄉東畆有南東而詩又言南畆者人以鄉南為正故也此止謂之東田者耕事始於東方故也

延平周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

細人之手有長短而上之人又失其同度量之法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李氏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者則校八尺為差短也案史記秦始以六尺為步此言古者即秦也又案晉張華所撰律管即京房漢尺謂漢張蒼之尺也以阮咸所得周玉尺校華之管為長則漢尺校周尺為短是以知漢儒註王制之文也此註制農田百畝文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孔氏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别方

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

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

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

庸閒田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曰此乃註名山大澤附庸閒田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開方通算畿內外萬里展計十萬里之法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

者三十國乃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乃七千里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除一分只得二千九百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千九百四十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里方十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總前二十九箇方百里之國却湊得前段二千九百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四千

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六十里通餘方數共四千六十里統前方百里及七十里之數五千九百四十里却好共成萬里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者此子男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得三千里方百里者三十此申言上二句實數計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算之得一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正得六十里通五十里之國至此四節亦共得四千六十里統前共算

亦是成萬里之成數開方共十萬里之地此論九州
州二百一十國之數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有
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
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
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

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内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閒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閒田也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

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

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

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延平周氏曰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論畿內建國之法也已解前篇

首不言名山大澤與禄士閒田則以前見之

李氏曰此乃註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指實數筭之計九千一百里通前共萬里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此指卿之國三分中

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者九計一千九百二十九里爲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此中言前之餘數亦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七十一里通前封方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

七十五里通前共計三千五百單四里爲方百里者十五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此指十分中算其一計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前千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此指實數言之計六千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九千六里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共成萬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內方千里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孔氏曰自此至爵祿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前已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

則天子之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謂大國之君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也次國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唯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謂

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

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禄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下士至於君十卿禄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李氏曰此乃註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禄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禄愈厚則其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

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爲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衆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爲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已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氏曰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

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齊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天子巡守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為朝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　禮書曰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

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感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嚴陵方氏曰三監即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焉其祿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必太厚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者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重故也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所出而共湯沐之資也春秋傳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蓋謂

是矣然此止言方伯者豈非以視元士之邑者獨方伯乎

延平周氏曰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大夫此上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為亂又況有仁義而爲之維持者哉所謂祿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伯附庸之地乎

李氏曰此乃註三監之文也方伯為朝止元士註天子之縣内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昔者管叔蔡叔霍叔皆爲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爲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劼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爲康叔之疇然則禄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既監其國當食禄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

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内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禄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内之國也

孔氏曰鄭知大夫不世爵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故知此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内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内諸侯也詩衛武公入

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内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内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未賜爵謂列國諸侯

及縣内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内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禄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河南程氏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爵即内諸侯祿是也内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爲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則

使以德爵以功者别而言之爵主德禄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

嚴陵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則以其德又有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則天子之大夫世禄也明

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祿即大夫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註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止世祿此註内諸侯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繼世而為諸侯象賢也諸侯入於天子之國則為卿其次為大夫成王末年芮伯為司徒衛侯為司寇是以諸侯為天子之卿也齊侯吕伋為虎

貴是以諸侯為大夫也在其國為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為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又曰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内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茍無君命而為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歲不書王也

六禮冠昬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鄭氏曰鄉鄉飲酒鄉射也八政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長樂陳氏曰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

政人君之所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為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為之序喪禮主於内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内以及外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

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為首飲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數以計其多少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李氏曰此註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江陵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為異別註不能通事為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